

萌师 出高徒

萌唏唏 著



超人气码字机 {萌唏唏} 再续心动孽缘

替父从军 多大点事，替兄 教育太子 才炫酷

撩汉有技巧，才不管节操狂掉！

“你——只能嫁给我，懂了吗？”

还好，这一场风花雪月的告白未迟。

萌师 出高徒

萌哒哒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师出高徒 / 萌晞晞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21-13421-9

I. ①萌… II. ①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3915号

萌师出高徒

萌晞晞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黄蕙心

流程编辑 黄蕙心

特约编辑 千月兔

装帧设计 枝桠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282千字

印张 9.5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3421-9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目录·

第一章、为人师表装少傅

001

第二章、这对叔侄有点怪

016

第三章、阿学初觉官门深

030

第四章、路漫漫调戏难台

046

第五章、再战江湖淡淡心

062

第六章、校场风波为哪般

077

第七章、男风十兆要应验

090

第八章、两情惺惺难自知

109

第九章、君子如玉雪中藏

120

第十章、方知此情有多浓

133



· 目录 ·

第十一章、狂热潦草追上门	148
第十二章、你断袖求我谈情	165
第十三章、怦然心动情已深	182
第十四章、风流情债欠不得	196
第十五章、有惊无险反得解	211

第十六章、一波三折有情人	226
第十七章、明贬暗保用情深	242
第十八章、丐帮自有高人在	255
第十九章、京师一战竟遭劫	272
尾 声、谁让朕是在家人	286
后 记	296



《第一章》

DI YI ZHANG

为人师表装少傅



“爹，不好了——出事了——庄斯文那家伙逃婚，哦不，逃官了！”

一大清早，庄博学的吼声就传遍了整个相府。当她手握一封留书，冲进书房中时，庄焱还在气定神闲地练字。

“阿学啊，爹对你说过很多次了，宰相之女就要有宰相之女的气度和胆色，泰山崩于眼前也要面不改色，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输了阵势，更何况你哥‘离家出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可他明天就要去东宫上任了啊！您还不赶快派人去追——”阿学打断她老爹的絮叨，切入重点。太子少傅这官位可是御笔钦点，不容推却，她这哥哥居然还敢留书一封义正词严地找出诸如“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采风有益身心健康，做官容易灵感匮乏”等借口逃官了……

见女儿一副火烧眉毛的样子，庄焱搁笔，摸摸胡子笑道：“噢，爹已经派人去追了，总要装装样子的嘛……为父做了这么多年宰相，这点道理还不懂？”

敢情这么多年她的老爹身居宰相之位，都只靠“装装样子”？看着庄焱一脸“为父吃的就是这碗饭”的神情，阿学深深同情起当今圣上来，也为东越国捏一把汗。也难怪俗话要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不正经的劲儿不正是和这位“宰相”学的嘛……阿学不禁深刻地反思起自己和哥哥庄

斯文这对龙凤胎来——玩心大，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她自己从小更是相府里的混世魔王，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那明天之前要是追不到怎么办？爹，您不能只装样子吧！”她不明白她爹爹为何还能如此淡定。

“这不是还有你吗？”庄焱绕过书案，笑咪咪地踱步到自家女儿跟前，“你哥那小子多半是半夜跑的路，我看是追不回来了。所以得辛苦我家阿学去顶替他喽。”

顶替她哥装少傅？阿学只觉脑袋嗡嗡作响，咽咽口水：“爹，这大概是您说过的最吓人的鬼故事，没有之一！就我这样……人家要的可是您的宝贝儿子状元郎庄斯文！您不会忘记女儿我叫什么名字了吧？”

庄家夫妇希望她能博学多才，却没考虑到这特殊的姓氏，导致阿学人如其名——装博学，从小到大经史子集都只读成个半吊子，比不上她那天资过人，十六岁就高中状元的哥哥。

“咳咳……你和你哥私下里那些小动作，爹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难道以为爹真的老糊涂了？”庄焱毫不客气地戳穿阿学，“你整日女扮男装出门，顶着你哥的名号在外面鬼混，也不见这肚子里的墨水不够用，还不是装得得心应手？这姓氏也不是白来的——”

嗯，庄家人一个个都是装出来的……

“这……哈哈，那去外面不是小打小闹吗？做官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玩不好我不就坑爹了吗？我也是为您老人家着想！”阿学心虚地打起哈哈。

庄家家教开明，也从干涉儿女的爱好，所以立志成为东越言情小说第一人的庄斯文高中状元后也不肯做官，在家中一宅三年，潜心创作，还起了个笔名叫“斯文败类”。状元郎的文笔肯定是绰绰有余，可这想象力十分贫瘠，少不得要阿学时时帮他构思捉刀。兄妹两人合力，倒也佳作频出，现下坊间热销的最新连载小册子《断袖少主弯直记》正是庄斯文用阿学提供的点子所写。

当然了，阿学也不是白给庄斯文提供创意的。作为交换，庄斯文默许甚至帮助阿学女扮男装，顶着他的名号出门“风流”。

“不碍事。你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最后一次在众人面前露脸都是三年前的事情了。这几年都是你顶着他的名号出去，人家认的都是你的脸。你哥去上任没准人家还不认呢！至于咱们府里的人更不用担心，都是跟着咱们庄家的老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会出去乱说。”庄焱不以为意地摆摆手，随即换上神秘兮兮的神色，“况且……女儿啊，此番爹爹有一项重大的任务要交给你去办。”

“东越机密大事”这六个字跳入阿学的脑海，令她不由得一凛，压低声音道：“爹您说，我一定保守秘密！”

女儿如此上道，庄焱乐呵呵地顺势凑到她耳边，小声嘀咕几句后，才退开半步殷切叮嘱道：“咱们东越风俗开放，他若还是二皇子便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如今前太子……总之事关国家社稷，阿学可要多上心啊！”

“爹，您这是让女儿‘为国捐躯’吗？”阿学找不到合适的面部表情，只因这项秘密任务实在令人无语凝噎——她居然要负责试探新太子是否真是个断袖！

“哎，话不能这么说——”庄焱不赞同地摇摇头，对她晓之以理，“太子若真是断袖，接近你后自然会发现你是女儿身，就不会对你如何。倘若只是谣传，那太子对男装的你肯定没想法，你更不必担心。”

顺着庄焱的思路这么一琢磨，阿学竟觉逻辑严密，颇有道理，无可反驳！然而……

“可女儿怕还是不能当此重任啊！”她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最后的抢救，“万一搞砸，我这不是……”

“别忘了你现在是庄斯文，天塌下来就让你哥哥回来顶罪，放心！”庄焱使出了撒手锏，不给阿学推拒的机会。

天底下能这么当爹的也是少见，老哥你在采风的时候还是多找几座庙上香祈祷我不会露出马脚吧……阿学看着一脸大义灭亲的庄焱竟无言以对。

“对了，官服应该还在你哥房间吧？你先去试试看！”庄焱得逞后不忘提醒阿学，“不合身的地方让吴妈赶紧给你改改——还有记得到你哥的小书房去为明天做点功课啊！”

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的阿学花了一个时辰搞定行装，接着便都在庄

斯文的书房里恶补经书，直到子时才顶不住倦意睡去……

次日一早，从屋中走出的阿学紫袍乌靴，穿戴齐整，双目炯炯，唇红齿白，举手投足之间，就是一翩翩少年郎的模样。除了这手腕与腰身比一般男子纤细了些，倒也看不出其余端倪。不愧是庄家的人，继承了“装装样子”的优良传统。

在爹娘的目送下，阿学抬头挺胸地走出相府，神色坦荡，不曾露怯。老哥找不回来，由她冒充虽是下策，却也只能暂时糊弄着。好在东宫官员不需上朝，所以只要她不出大错，有个宰相爹做后盾，相信一般人不敢质疑她的身份，更不会直接把姜子贸然捅到皇上那儿去。阿学想明白了这层，这心也就不慌了。

可她踏上马车后，庄焱的嘱咐声却让她的精心肝狠狠一颤——

“记得要为人师表啊！你第一次当夫子不容易，多想想你小时候夫子都是怎么做的！”

小时候，她只记得，请来家里的夫子被她和她老哥气走了一打，每个走的时候不是气歪了嘴，就是被剪光了胡子……

不忍再回忆下去，阿学打了个激灵钻进车厢，催促马车快行，可预想着自己未来的为师生涯，她这小心肝儿却还是跟着马车的颠簸一颤一颤的。

也不知那位两月前刚刚替补上太子位的二皇子越祺然好不好相处……

阿学作为宰相之女，还是听过一些关于越祺然的传闻的，比如不学无术，性情顽劣，沉浸在东越国第一畅销情侠小说《断袖少主弯直记》中，还有就是与她此次任务密切相关的一点——喜好男色。

“虽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但我可不是普通的夫子，我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学生啊。身为太子就算心里不喜欢我，表面上也应该尊师吧！况且老爹不是说太子还要对我行拜师礼吗？两大坛好酒和五斤嚼劲十足的肉干，还有太子的三拜——啊，庄博学，你也算是赚到了！别紧张，别紧张……”

马车中，阿学开始对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终于在行至东宫之前又找回了混世魔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心态，昂然下车，面带微笑，在太监的指引下一路来到东宫潜心斋——太子的书房前。

“就是这里了。您自便吧。”那太监对阿学一福，也不等她首肯就转身离开。

阿学用古怪的眼神盯着那太监的背影许久，只觉这东宫里一路走来，许多宫人的态度傲慢，神色也掩不住倨傲。再看这堂堂太子书房外，竟没有一个宫人立侍在外，着实奇怪。

而更令阿学不满的是，说好的拜师礼呢？不应该是郑重其事、大张旗鼓的吗？就算没有大排场，太子也得亲自出来迎一迎吧！

于是她选择站在门外，故意用力清起嗓子来。可她装腔作势地“嗯哼”了半晌，也不见里面有动静……

心知再僵持也是无谓，阿学只得灰溜溜地自个儿走进——

肉香，酒香！

才踏入潜心斋，阿学敏锐的嗅觉就先一步察觉到里头的端倪。她扭头望去，只见书案前不远，赫然已经摆上膳桌，一名黄袍广袖、玉冠束发的年轻男子正一个人喝着小酒就着肉干，好不惬意。

这东宫里能着黄袍的，只能是太子越祺然了。

在此之前，阿学没有见过越祺然本人，从她得知自己要代替老哥走上为人师表的道路，到踏进潜心斋的这十二个时辰里，她也并不是没设想过越祺然的样貌，甚至做好了他会是个歪瓜裂枣的准备。毕竟阿学见过的公子哥不在少数，没几个俊俏的，否则她这个女扮男装的俊公子也就不会在京城名媛圈里那么吃香了！

可越祺然完全出乎阿学的意料，眉目俊逸，鼻梁坚挺，虽是薄唇，却全无薄情之态，反有多情之意。他喝酒吃肉的动作与阿学平日混迹市井时见到的那些江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可同样的动作，由他做起来莫名透出几分潇洒之姿，非但不粗鄙，反倒优雅。

阿学的哥哥庄斯文也很俊，但俊在刚健明朗，越祺然的俊却风流性感。这样的人，这样的气质，说他好男色，阿学信，说他爱女人，阿学也信……

“嗯？”太子越祺然听到阿学的脚步声，偏头微微眯眼打量她片刻后，便笑着对她发出邀请，“这是新上任的少傅大人来了啊！要不要一起享用拜师礼？”

从越祺然的美色中醒神，阿学发现属于自己的拜师礼已经被他糟蹋过半，不由得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她本以为自己这个太子少傅会当得万众瞩目，好歹也是太子的老师啊！可谁知……不过这样也好，越没人注意，自己就越不会穿帮啊！

“少傅不愿与本太子同桌共饮啊？”越祺然见她不作声回应，也不抬脚，唉声叹气起来，“唉，还想着不是个老夫子会好些的，没想到啊——”

“太子错了！微臣还这么年轻，不想和那些老头儿比！”阿学迅速调整心态，大踏步来到桌边，坐下，豪迈地给自己倒上一大碗酒，一饮而尽，用行动证明自己。

这三年来她女扮男装的资本有二，一是打小练就的防身功夫，二便是这不弱的酒量。

越祺然似乎没想到这新上任的少傅居然如此豪爽，微讶过后，先是大力鼓掌喝彩，随即亲自替她满酒。

“既然如此，少傅也不用微臣、微臣的了，在这东宫中不必太拘束，左右……呵……”也不知突然想到了什么，他选择用嗤笑代替未说完的话，转而道，“来——光喝酒吃肉多没意思，少傅大人可会猜拳？”

“没问题啊！”阿学应声而起，摆开架势，挽起袖子，“和我猜拳太子可要小心了——”

猜拳这种事情可比拿什么诗词歌赋、人格魅力来令学生折服之类的办法简单粗暴多了！正和阿学心意！

“一心敬啊，哥俩好，三桃园啊——不是吧？”

“五魁首啊六六六，哈哈……你快喝——”

“八匹马，九连环啊，满堂红！少傅大人，本太子看是你要多加小心了！”

在猜拳这事上，阿学难得棋逢对手，竟连输几回。随着几大碗酒下肚，脸微红，她不由得激动地单脚往凳上一踩，哪里还记得什么和越祺然沟通师生感情的初衷，只想着要赢过他，将他灌醉！

“太子爷你有两下子啊！和谁学的？再来——”

见阿学如此“不顾形象”，越祺然也不甘示弱，晃晃悠悠地起身，似

也有了些醉意，随意地撩高袖子，露出一截白皙且线条优美的胳膊，要继续与她猜拳。

白花花的胳膊啊……阿学却猛地双眼一直，脑海中不断浮现自己曾是“庄斯文”时，被那些狐朋狗友拉去南风馆见识过的小倌，那些所谓红牌小倌的胳膊似乎还不如越祺然的美呢！这略显清瘦却不失力量的手臂，怎么看怎么让阿学这个必须试探他是否喜好男风的女人想入非非……

“少傅大人发什么呆呢？本太子的手有什么问题吗？”越祺然拿手在她眼前晃晃，挑眉问。

阿学陡然一惊，对上越祺然那双因醉酒也染上迷离的眸子，猛地想起昨夜在她老哥的书房翻出的那本《男风十兆》上所写的：醉酒时拍打对方臀部，若其身体反应极大，则其有好男风倾向。

现在可不就是下手的好机会！

“没、没问题……我们继续！”但阿学还是耐住性子，决定再灌他几碗后下手。

不过想灌醉越祺然可没那么容易，两人猜拳的胜负总在对半之间，一坛子酒见底，阿学的脑子也开始浑浑噩噩起来。

“嗯？没酒了……等本太子再开一坛——”

只见越祺然晃悠着挪步转身，弯腰准备将原本摆在一旁地上的酒坛起开。因为这个动作，当朝太子爷的臀部正对着阿学撅起，角度绝佳，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啊！

酒壮怂人胆，阿学甩甩头，把眼瞪大，努力将眼前的重影甩开，然后咬牙抬手，一巴掌狠狠招呼上去——

“啊！”

这声惊叫并不是越祺然发出的，而是来自门边，与此同时阿学感到有一大物件正从斜后方挟着劲风袭来！

“砰——”

只差半寸的距离，阿学就要得手了！但她眼角余光目测到那冲自己砸来的大酒坛子恐怕是等不及这半寸了，只得化掌为拳，扭身击出，酒坛登时应声破碎，阿学也被洒出的酒浇成了落汤鸡。

被浇透的阿学酒醒了一半，暗骂自己真是喝糊涂了，能接住的酒坛怎么非要打破呢？不过也都怪砸酒坛的人，这是什么新鲜的暗器玩法啊？

想到这里，她抬手一抹脸，然后朝酒坛砸来的方向一瞧，竟然是名小太监。他看着自己的目光，似乎她做了什么令人发指的事情一般，让阿学摸不着头脑。

她哪里知道这小太监抱着酒坛入内时，正巧目睹了她这位少傅大人居然双眼放着贼光，色眯眯地偷袭太子臀部的这一幕！为挽救自家主子的清白，他只能物尽其用，将酒坛掷出！

“小福子？嗯……好好的怎么把酒坛乱砸？”溅出的酒水也沾到越祺然身上，他动作迟缓地站直，转过身，掸掸衣摆，问话也带着含混的醉意。

但那叫小福子的太监只死死盯住阿学，颤抖着声音质问：“你……你刚才要对我们家太子做什么？”

“哦呵呵，他屁股上有苍蝇，我给他拍拍而已……”阿学这才从小福子的眼里读到大写的“非礼”二字，急忙干笑起来。

“胡说！哪儿来的苍蝇？”小福子脖子一梗，“我怎么没看到？”

阿学脸不红心不跳地扯谎：“我会点功夫，目力比你好，自然能看到喽——我看你是跟着太子挑灯夜读太久，眼花了！”

“你怎么知——”

小福子吃惊的问句还没说完，就被越祺然喝断：“小福子！这是太子少傅庄大人，不得无礼！”

“是，是……”小福子闻言竟是冷不丁打了个激灵，连连拍打自个儿的腮帮子，“是奴才失言，太子爷恕罪，少傅大人恕罪——”

“呃，无妨的。”阿学没想到小福子会这么怕越祺然，反过来替他说话，“我也听说过小福子公公，打小就跟着太子做侍读。我如今又是太子的老师了，你就算……嗯，也算我半个门生嘛！不用这么拘礼。”方才越祺然的那一喝也不怎么威严啊，至于吗？

如此强行攀亲戚，只为给第一次见面的小太监开脱，惹得越祺然不由得多打量了阿学两眼，一改方才的轻佻，反倒意味深长。不过阿学始终与小福子对视，此刻只从小福子眼底察觉到惊讶与感激之色，并未留心身侧

的越祺然是何反应。

与太子的侍读处好关系，也是打通师生关系的重要一步，勉强可以弥补方才第一次试探失败的损失。只是……阿学不死心地扭头瞥向越祺然的某处，希望真能有只苍蝇叮上去……

“阿嚏——”

一个喷嚏让阿学从不切实际的想象中清醒过来，这才想起自己浑身都湿透了，那岂不是很容易露馅！

阿学急忙低头一瞧，吁出一口气来——还好，今早裹胸布缠得厚实，但也不能顶太久，还是早点换身干净的衣服为妙。

“太子，你看这……有失体统，微臣还是暂回相府更衣吧。”于是她双手叉在胸前，略作遮挡，转向越祺然请示。

“少傅大人说得是，还是快些回去更衣，免得染了风寒。”越祺然的酒劲似乎完全过去，目光清明，唇边挂着似有若无的笑意，“咱们可以改日再切磋，一较高下。”

这让阿学不禁怀疑他刚才是否在装醉。

“小福子，送送少傅大人。”不等她反应，越祺然又转而吩咐小福子。

“多谢太子，那微臣先告退了。”

怕在越祺然跟前站久了暴露女儿身，阿学也没心思多想，匆匆谢过之后，就在小福子的带领下走出潜心斋，一路往东宫宫门方向走去。

“小福子，你刚才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没有说完就被太子给打断的。”她有些好奇地追问，“难不成你家太子真的经常熬夜苦读啊？”

“这……其实奴才是惊讶少傅大人怎么知道太子爷经常通宵达旦地看那些坊间流行的小说和话本。”小福子压低声音，不好意思地笑说，“您说这种揭短的事儿，奴才险些说漏了嘴，太子爷能不发火吗？”

“当真？”阿学挑眉。她直觉小福子当时被打断的话并非如此，可从这主仆俩的反应又捉摸不出个所以然来。

小福子点头如捣蒜，还万分诚恳地请求道：“奴才不敢欺瞒大人。不过大人回头可千万别对太子爷说奴才与您说了实话啊……”

没问出想要的结果，阿学失望地点点头，却在不经意间发现宫道上来

往的宫人似乎都在偷瞧自己。她低头一看，瞬间了然——这么个湿淋淋的人走在道上，还穿着高阶官服，难怪要引人侧目。

“我不会说的，咱们快走吧——”

于是阿学心虚地再不敢抬眼，也没心思从小福子那里打听关于越祺然的消息了，只催他快些带路，一味闷头跟着往前。

“小福子，快到了吗？”

“大人叫奴才？奴才不是小福子。”

走了一阵子后，阿学发觉不对劲，早上来时并没花费这么久时间，不由得低声发问。这一问却吓一跳，连忙抬头瞧去，发现站在前方几步回头应声的果然不是小福子！她始终埋头，只认太监装扮跟着，可这宫中最不缺的便是太监，恐怕早就不知在哪个岔路口跟错了太监！

这小福子真是的，也不知回头看看我还在不在！阿学在心中暗骂。可怜的小福子此时也正满东宫乱转着找人，谁能想到不过转了个弯，刚刚还与他搭话的大活人能给不声不响带丢了呢？

“不知您是哪位大人？奴才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那太监见阿学面部表情千变万化，不由得问道。

“不、不用了……你去做你的事情吧。”

阿学看那太监用奇怪的眼神盯着自己，心中一慌，胡乱应了句转身就溜。

这坏事果然是不能做，否则就是疑神疑鬼，阿学也总疑心这太监是不是看穿了什么，才会用这种古怪的目光望自己。

“哎，大人仔细前面！”

谁知才转身冲出两步，等阿学听到身后那太监的提醒时已经晚了——她直直地撞上了一个迎面走来的人。

对方比阿学高出不少，步履稳健，被这么一冲撞仍站得很稳，反倒是撞上他胸膛的阿学向后一个趔趄。

“小心——”

那人手疾眼快地将阿学腰身一捞，只是在稳住她身形的瞬间，眼底也极快地闪过一丝诧异。但那疑惑之色转瞬即逝，所以当阿学站稳身子，抬头瞥向他时，望见的只是一双平淡温和的眸子。

那眸子狭长，宛若深潭，叫人瞧不见底，却又忍不住被吸引。而这深邃眸子的主人，面容修长白皙，线条柔和，也是个俊雅的美男子。只是从岁数上来说，眼前这人大约是要比阿学和越祺然等人都要年长几岁的。

“这位大人可是今天新上任的庄少傅？”

男子的嗓音磁性中带着柔和，笑得温文尔雅，询问阿学的身份。阿学这才发觉自己竟直勾勾盯着人家，急忙收回目光，叉手低头行礼：“是，我是……哦不，下官正是庄斯文。不知您是……”

“呵，越之谦，忝居太子太傅一职。大家都是同僚，少傅不必拘礼。”越之谦抬起右手，轻轻按在阿学行礼的手上，示意她不必如此。

原来他就是越之谦。阿学有些诧异，启唇却没出声。

“怎么了？”越之谦轻笑。

“没、没什么。下官冒失，方才冲撞了齐王大人，还请大人见谅。”阿学躬身行礼的姿势不变，只是把头埋得更低。

之所以阿学对他态度如此恭敬谨慎，倒也并非因为他是当今圣上越之谥的同母弟弟齐王，更不是出于他是自己顶头上司这一身份。而是朝野总有关于他心机深沉、野心勃勃且两面三刀的传言，最近更是越发盛传。

得罪君子不怕，就怕得罪小人。这是庄焱反复叮嘱一双儿女的箴言。

“唉……”

随着头顶传来越之谦的一声低叹，阿学只觉身上一暖——竟是他解下披风替她围上。

“如今尚未入夏，春日里还有些寒凉，少傅穿着湿透的衣裳怎么还四处乱转？”越之谦丝毫不掩饰他的关切之意，但让阿学听来又不觉突兀谄媚，过分殷情。

她不禁抬头看向他温文尔雅的面容，只觉像他这样的人，似乎会对任何一个萍水相逢的狼狈者释出善意。

“大人不问下官为何会弄得这一身……”阿学冲他感激一笑，然后伸手把披风拢到身前，完全遮挡住胸口。没了身份暴露的风险，她也就起了与越之谦对话的闲心。

“略有耳闻。”越之谦只是浅笑着抿唇，吐出这四个字后就没了后文，

既不嘲讽她，也没责备她。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才事发没多久啊！阿学小心翼翼地问：“大人不生气？下官作为太子少傅本应该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结果居然和太子一起胡闹。

“嗯，确实。”越之谦听后一脸认真地颌首，“我正好也要出东宫办点事情，咱们一道，也容我一路上细想想要如何处置此事。”

听他果真要对自己小惩大诫一番，阿学耷拉下脑袋。早知道她就不追问了，岂料越之谦会顺杆爬？

“走吧。少傅第一回来东宫，还要多熟悉熟悉才不会迷路。”越之谦观察着阿学那显而易见的沮丧，眼底笑意更浓，越过她身边，走到前面替她引路。

一路上，越之谦虽是选了出东宫最近的路，但还要途经不少地方，就一一给阿学简单介绍，包括他用于处理事务的太傅府。

“那条路左右两侧，分别是左右卫率府，负责保卫东宫安全。前方向东是詹事府，分为左右春坊、司经局及主簿厅，注记、修撰等事务都在各掌职的范围内，和翰林院的职责略有重叠，不少官员任期满后后会迁转翰林院。

“前朝东宫常制有三门，分别是正南承华门，正东安阳门，正西奉化门，不过到了我朝为了更好地掌握东宫内出入者的动向，便将安阳与奉化门都封起，只留正南承华门用于通行。但若东宫举行盛宴或其余大事时，也会开放其余两门。

“三门四角的望楼，用于望、警戒。典籍记载，这些望楼原本只是建筑装饰，在前朝一次东宫宫变后改作了望台之用，加强东宫戍卫……”

他言谈之间从容不迫，气度不凡，介绍起各个宫殿的用处时简洁明了，风趣幽默，甚至还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使得本没有这闲情的阿学也听入了迷了去。待行至宫门前时，阿学已对越之谦产生了仰慕之情，亲切之意。

阿学平日里相处的不是市井儿就是肚子里的墨水还不如她多的纨绔子弟，难得能见到如此博闻广识的雅儒上司，哪有不佩服的道理？

“到了。”走到斜前方的越之谦停下脚步，转身望向阿学，“少傅可